

[美] 丽莎·斯科特林 / 著
董卫 付黎旭 / 译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法坛丽人

美国罪案悬念小说



LEGAL TENDER

法律出版社

[美] 丽莎·斯科特林 / 著
董卫 付黎旭 / 译

I772.4
022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法坛丽人

美国罪案悬念小说

098434



女子学院 0104803

LEGAL TENDER

法 律 出 版 社

LEGAL TENDER Lisa Scottoline

Copyright © 1996 by LISA SCOTTOLIN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译本由阿瑞·普瑞斯特文化公司通过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版权所有人为丽莎·斯科特林

所有权利予以保留

本书根据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6 年版译出

经作者授权，法律出版社享有本图书中文简体本专有使用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8-19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坛丽人/(美)斯科特林著;董卫,付黎旭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6

ISBN 7-5036-2764-6

I. 法… II. ①斯… ②董… ③付…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101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李跃

责任校对/何萍

印刷/北京民族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28 千

版本/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社址/北京市广外六里桥北里甲1号八一厂干休所内(100073)

电话/63266794 63266883(发行部) 63266796(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2764-6/D·2470

定价:1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提要

丽莎·斯科特林是埃德加·爱伦坡大奖的获得者，曾以《法坛丽人》、《最后的上诉》、《玛丽的遭遇》等作品在美国名噪一时。她将再一次用她那幽默风趣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悬念叠起且勾人心魂的故事情节把读者带到惊心动魄的法庭。

奔妮·罗扎特，是一位个子高挑、身材性感的金发女郎，但她绝不是一个只有漂亮脸蛋的傻子。她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一个口齿伶俐、幽默风趣的律师。她经常办理告发警察渎职及滥用暴力的案件，但自从她办理了一件关于争取动物权利的案子以后，她的“罗扎特·比斯卡特事务所”的生意从此就每况愈下了。

奔妮的最后一个当事人是比尔·科勒布，他是一个活跃分子，在弗茨曼·邓恩制药公司的职工游行中，他遭警察殴打。起初，这个案子看起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警方施暴案件，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科勒布无意中向奔妮透露，由于仇恨弗茨曼·邓恩公司，他们还策划了一个更为恐怖的爆炸行动，来报复该公司总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更为意想不到的野蛮谋杀事件使“罗扎特·比斯卡特事务所”陷入深深的危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奔妮：她有充分的作案动机，而她又无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这使她的整个生活颠倒了——律师成了被告，那些曾被她起诉过的警察们又尾追其后，伺机报复。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奔妮对谋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奔妮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阴谋。

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奔妮展开了全面的侦查，此时她唯一的支持者是她的律师格拉底·威尔斯。可是，当她发现了一次秘密约会后，她对他也不敢相信了……正当奔妮快要找出凶手时，又一起谋杀案发生了，唯一的线索断了，而且，奔妮发现，她正被指控双重谋杀——一个足以置她于死地的罪名。

为了生存，奔妮开始了逃亡生涯。除了智慧和勇气之外，她已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逃犯——到处张贴着通缉她的大幅照片，她以前起诉过的警察们紧追不放，随时准备将她缉拿归案，警察们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一个又一个当事人的误解和遗弃，从城市逃亡到偏僻的山区，又从山区逃回到城市，从步行逃亡到驾车远避它乡，从销声匿迹到冒名顶替，一次又一次的千难万险、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四伏……

等待她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找出真凶，要么被判死刑！

……

本书通过对主人公奔妮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的描写，表现了奔妮运筹帷幄的谋略、灵巧机变的临场机智。书中既有人类本性的亲情流露，情与欲的疯狂发泄，朋友同事间的无限关爱，更有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通过一个美国律师的故事，在怎样做人、怎样去面对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中的难题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目 录

一、情人相见	分外眼红	(1)
二、庭下斗智	庭上斗勇	(8)
三、怀恨在心	谋杀总裁	(16)
四、伙伴分裂	面临困境	(23)
五、危机重重	雪上加霜	(30)
六、情人决裂	分道扬镳	(43)
七、情人暴死	疑案重重	(50)
八、阴差阳错	陷入绝境	(57)
九、巨额财产	招来横祸	(68)
十、公司总裁	危在旦夕	(79)
十一、千钧一发	救人性命	(85)
十二、舍命救人	反遭厄运	(94)
十三、扑朔迷离	无从下手	(105)
十四、百思不解	疑案重重	(112)
十五、身处险境	敌友难分	(119)
十六、无中生有	恶毒陷害	(126)
十七、重重陷害	无路可走	(135)
十八、险象环生	异地风流	(141)
十九、亡命它乡	寻找线索	(151)
二十、失去线索	山穷水尽	(158)
二十一、三起谋杀	走投无路	(163)



二十二、冒名顶替	销声匿迹	(167)
二十三、隐姓埋名	一触即发	(173)
二十四、死里逃生	化险为夷	(180)
二十五、针刺电击	怵目惊心	(188)
二十六、危机重重	几入绝境	(199)
二十七、死去活来	毒品之害	(208)
二十八、才离虎口	又见狼群	(217)
二十九、山穷水尽	柳暗花明	(222)
三十、无路可走	身陷绝境	(228)
三十一、围追堵截	绝处逢生	(236)
三十二、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241)
三十三、历尽艰辛	峰回路转	(246)
三十四、才下眉头	又上心头	(257)
三十五、蛰居高压	蓄势待发	(264)
三十六、明碉暗堡	破门而入	(269)
三十七、危急关头	急中生智	(276)
三十八、极尽疯狂	识破阴谋	(282)
三十九、险中求胜	真相大白	(288)
四十、重获自由	又添浪漫	(294)
四十一、债权债务	生之本义	(298)
后 记		(302)

一、情人相见 分外眼红

我坐在法庭靠边的长凳上，身子尽量前倾，以不致听漏了法官的每一个字。因为我旧日情人的新女友——伊芙·伊勃莱茵马上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了，爱德华·J·汤普森法官不会饶恕她的。一想到这我就兴奋得直想跳舞。

等着瞧吧，伊芙·伊勃莱茵遭斥责时因生气而变形的脸会让魔鬼也感到丑陋无比。

“伊勃莱茵女士，我想提醒你，有些事你显然忘了。”汤普森法官几乎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进出了这句话。伊芙对那位年长的目击证人的攻击，显然使这位秃顶而颇具绅士风度的法官罕见的耐心达到了极限。

“这里是法庭，在这里，要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起码的修养。至少，在我的法庭里，至今还没有人来验证这些礼节的必要性。”

“尊敬的法官，这个证人在撒谎。”

伊芙站在她的座位前说。她那紫褐色的脸和修长的身体因为激动而颤抖起来。她的化妆无可挑剔，红色紧身毛衣像绷带一样清晰地勾勒出她浑身动人的曲线，我这可不是在嫉妒她。

“住口，伊勃莱茵女士！”汤普森法官戴着一副和法官服很相称的眼镜，他从眼镜下斜睨着伊芙制止道：

“我不允许你诽谤一位证人的人品。你不停地追问她同一个问题，而她已经告诉过你不记得鲸目文件放在哪里了。如果你还记得，她两年前就已经退休了。提下一个问题吧，律

师!”

“不,尊敬的法官大人!戴伯斯夫人是韦尔罗斯化工厂的档案管理人,她十分清楚鲸目文件在哪里。听我说,这个证人在撒谎!”伊芙用她那修剪整齐的手指着戴伯斯夫人说。后者涂了脂粉的脸涨得绯红。

“天啊!”

她惊叫起来,手颤抖着举到戴有珍珠项链的胸前。戴伯斯夫人灰白的头发闪闪发光,映衬着她那像圣母玛丽亚一般诚实的脸。

“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向法庭撒谎!”

任何有感觉的人都看得出,她说的是实话。

“啊,上帝,我向圣经发誓!”

“伊勃莱茵女士,”

汤普森法官发怒了。

“你已经语无伦次了!”他抓起木槌使劲敲打起来。

咚!咚!咚!

与此同时,马克·比斯卡特——我从前的男友,以及现在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则正在律师席上假装翻看证据。他似乎并未在意陪审团的情况。但毫无疑问,刚才所有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希望他还记得我的预言:伊芙会在今天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么我便可以对他说:“怎么样,我早告诉过你啦!”

“我反对,法官大人!”

原告的律师格里·迈克伊凡大声抗议道。“伊勃莱茵女士对这位证人的诱导是一种侮辱,是侮辱!”

迈克伊凡是一个见习律师,他刚才一直一言不发地置身事外,只是为了抓住时机一显身手,以引起陪审团的注意。法庭也是一个舞台,只不过舞台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律师而已。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陪审团在汤普森法官讲话时，前排陪审员都怒视着伊芙；而后排那两名和戴伯斯夫人差不多年纪的陪审员，虽然拼命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但从那紧咬的嘴角处仍可看出她们对伊芙的恶劣处境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伊芙失去了陪审团的支持，这将对被告不利。不幸的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审判，被告是我的“罗扎特·比斯卡特”律师事务所——有人也称它为罗比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当事人。

真是见鬼了！我坐得更直，焦急地看着马克。但他仍然继续摆弄着那些该死的证据。我和他七年前创立了罗比事务所，然后把它经营成费城最成功的律师事务所。由于全身心投入到事务所中，我甚至是眼睁睁地看着伊芙成了我感情生活中的第三者。

不行，一定得采取点措施了。

我站了起来！无需特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我六英尺的身高已替我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一名见习律师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度。尽管当我才十几岁，跻身于一群烟枪中时，浓浓的烟雾使我很不好受。后来，我长得更高了，更强壮了，金黄色的头发也更加亮泽，所以看起来更像个威武的法官。

“啊哟！”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叫了起来，原来他被我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正着。

“噢，对不起，”我的声音几乎盖过了汤普森法官。他仍在斥责伊芙，陪审团则仍在全神贯注地听汤普森法官讲话。

“嘘！”另一个律师提醒道。

“抱歉，实在抱歉！”我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从拥挤的座位上磕磕绊绊地挤出去，简直像个乡巴老拳击手打完第二个回合后奔向百威啤酒一样。我眼睛的余光注意到在另一端的那个西班牙陪审员，他的注意力已成功地被我吸引了过来，

“呜喏！对不起，”实际上我已在大喊大叫了。

我大步经过围栏走到律师席，见我往日心上人腋窝里的汗已湿透了他那件英式竖条纹衣服。当他听到声音转过头时，我几乎已凑到他那乌黑的波浪起伏的头发上，嗅到了他昂贵的洗发剂的香味。

“你被耍了，小子。”我带着一丝快意低声说。

“不，这是她第一次出庭。”他低声反驳道。“她只是犯了一个错误。”

“不，是你犯了个错误。我告诉过你她连见习律师都不是。她不善于和人们沟通，她太冷漠了。现在拿出你的证据，让我们公平地决个高下吧。”

马克抓起一个证物，迅速藏到身后：

“陪审团会怎么看？这会对我们不利的！”

我眼睛斜着一扫，发觉多数陪审员都在看我和马克。不知是否有人认出我这个声名狼藉的激进律师——奔妮·罗扎特？我只希望我的头发别像平时那样惹眼。

“陪审团也许在猜我们是否还睡在一起呢。委托人赫普特在哪里？他是个重要人物，对吗？”

“啊，奥托·赫普特博士。就是前排坐的那个戴钢边眼镜的家伙，他怎么看？”

我看了一下那个家伙的反应，但他臃肿的脸上毫无表情。

“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生意人，并不是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别再为你的新女友找借口了，该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你要我干什么，揍她的屁股？”

“你希望这样？”他马上就先在我身上来了一下，我忍不住傻笑起来，

“让他靠边站。别再让她提问任何证人了。”

“她需要锻炼对付人的技巧，仅此而已。”

“我讨厌这种说法，‘对付人的技巧’这是什么意思？你有

没有良心？”他脸上立刻闪现出迷人的笑容：

“奔妮，你来干什么？难道要我在审判过程中听你说这些胡言乱语吗？”

“这是你至少能够做到的，我是在救你的那头蠢驴。拿起文件旁边的玻璃杯。”我从律师席上端起一大壶水，水很凉，里面甚至还有些冰块，真是好极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伸手去拿杯子。

“你还记得里奥·梅里吗？那个想混进哥伦布诞辰纪念日游行队伍里好穿奇装异服的家伙？以前，你为你在意的东西去斗争，比如争取在青天白日下穿紫褐色衣服的权利。”

马克迷人的棕色眼睛里闪过一丝认同的神色，他推了推眼镜，

“等一会，奔妮。不要把专利申请书搞乱了，这可是原件。”

“打起精神来。”

我伸手去拿杯子，但它从我伸出的手中蹦了出去，像个接漏了的足球一样在桌子上滴溜溜转了几圈。

“哎哟！”我尖叫起来，向杯子猛扑过去，但却扑了个空，以致于把水壶也绊倒了。冰块和冰水像山地喷泉一样汩汩而出，并随着马克两腿前“哗啦”一声清脆的响声，玻璃杯着陆了。

“啊！”

马克喊着跳了起来。“上帝呀！真冰！”他睁大眼睛从律师席旁跳了起来，两脚像跳狂欢舞似地踩得冰块吱吱嘎嘎直响。

“噢，不！”我惊叫了一声，把玻璃水壶摔到他的脚下后说：

“哟，它也掉下去了！”

“唉哟！”马克抓住自己的脚，“上帝呀！”

“噢，对不起！噢，对不起！”

我像个小海豹似地舞动双臂，尽量表现出无助的样子。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因为我一生都不曾无助过。

与此同时，法庭前面也发生了混乱。前排的一个陪审员吃惊地指着水流在说什么，后排两名年长的妇女也开始踮起脚尖在水潭的空隙中跳动。伊芙已回过头来，涂了口红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汤普森法官扯下眼镜，中止了他的演讲：

“法警！代理人！”他咆哮起来，

“拿些纸巾来！别弄脏了我的桌子！”

“是，法官大人！”

法警说完忙去拿纸巾。他拿来纸巾擦水时投给我一个厌恶的目光。律师席上积成潭的水缓缓地流到暗蓝色的地毯上。

“我能用些纸巾吗？”马克说完抓了一把纸巾，轻轻擦着他的胯裆。这又引起后排陪审员们的一阵窃笑。

汤普森法官叹了口气，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的审判到此为止，休庭！荷华德女士，送陪审团……”他摇着头走下了法官席。

“是你造的乱子，你来打扫！”

法警怒气冲冲地对我说，“最好别留下水痕！”他“砰”地把纸巾扔到桌上，然后向法庭书记员走去，她正把她的手指压得噼噼啪啪直响。

法庭很快空了下来。律师们谈笑着鱼贯而出。原告律师“啪嗒”一声关上公文包起身离去，在经过门口的赫普特博士身边时，他那张日耳曼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我的表演如此成功，以致连他都骗过了。

这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为了事业扮演傻瓜——这肯定不是我的第一次。

“这真是太感谢你了，奔妮！”马克擦拭着他裤裆上像坏消息一样四处蔓延的大片湿渍说道。

“对不起，伙计。”我对马克说，真奇怪我此时竟然有了一丝悔意。正在这时，伊芙踏着地毯上散乱的冰块向我们款款走来。

“你没事吧，亲爱的？”她柔声问马克，然后替他揉背，她那感伤的模样简直令我作呕。

“只是点水，”我说，“他死不了的。”

“你应该小心一点儿，”她皱着眉头说，“我正处在紧要关头。”

我几乎笑了起来，“你真的以为这只是个意外吗，孩子？是我把水泼到——”

“够了，奔妮！”马克打断了我，拿起了一个湿纸巾，“让我来处理这些。”

“噢，真的？”

“是的。”

“那好吧，最好是你来处理，我得走了。我有个新的委托人在等我。祝你们好运，孩子们！”

我绕过一洼水向外走去，来到门边时，“砰”的一声撞到了一扇沉重的红木门上。他们关门时，我听见了伊芙的笑声，接着是马克的——那富于男子气的、发自心底的笑声。

我记得他的笑声，太记得了。

现在我要做的，是忘掉它。

二、庭下斗智 庭上斗勇

比尔·科勒布原来被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已感染成了粉红色，一道裂口使小伙子那金黄色的眉毛变得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已烂得一塌糊涂的草莓一样。他的左眼出过血，眼白已经变成了深红色，由于周围青一块紫一块的，因而看起来有点皮肉不分了。幸运的是，他前额上没有出现疤痕。因此我猜测凶器一定是巡夜用的警棍，而不是左轮手枪。出手的人一定非常“喜欢”比尔·科勒布。

法官让我受理这个案子。因为科勒布和他的女友艾琳·詹宁斯已经对警察的施暴行为提起了起诉——而这正是我的专长。在过去的两年中，费城被迫为警察的渎职行为支付了两千万美元。而其中大部分的钱都进了我的当事人的口袋。我受理的案子从警察威胁、滥用暴力、到因官方所谓的“误伤”引发的案件。就像那个因戴了象征军衔标志的银鹰编织帽而被一个下了班的警察打死了的大学生，以及当时一个在那儿逃跑的抢劫犯也遭到了同样命运的案子。那个喝了酒的警察当时肯定忘了，费城每个人都戴银鹰帽，尤其在球队参加锦标赛时。

这个案件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因为它有我起草的对三十九区警察的起诉。在我进行调查时，一个费城最好的官员供认，该区曾经销赃过盗窃物资、伪造贩毒证据，并为此把一百多人投进了监狱，包括把一位六十岁高龄的裁缝送进监狱囚禁十二年，尽管这个裁缝是无辜的。裁缝因此从市里得到了两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为此他只付给了我一笔很小的费用，

并以优惠价给我做了一套衣服。我喜欢我的工作，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我想，我的家乡并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政府中出了问题，而只需要我不停地就此事提醒他们就行了。而我，为此只收一点点可怜的费用，的确，我的费用少得可怜。

“现在再告诉我，比尔，为什么你不要求警察给你找医生呢？”

我一边问一边作毫无意义的笔记，以便不用去看他那张被打烂了的脸。这是我在工作中一直没有习惯的地方。

我在诉讼记事本上写道：“医生，医生，给我新闻。”

“我说，我不需要医生。他们给我敷了冰，这就足够了。”

他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变得油腻腻的。从鼻子到肿起的上嘴唇上，满是脏兮兮的雀斑。比尔的牙齿属于那种只有穷孩子才有的类型：每一瓣牙齿大大小小地、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他的口腔内。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没有一颗牙齿在混乱中被打掉。

“你应该检查一下的，你随时都会失去知觉的。”

“我会记住的。”

我接着写道，“我得到了一个糟糕的关于爱情的案子”。

“你的肋骨如何？都没问题吧？”

“还好。”

“呼吸时痛吗？”

“不，你看，挺好的。”他吐出一口漏斗状的烟雾，并伸展了一下四肢说道。

“你真棒。没有踢到肚子吗？有没有踢伤、或者打伤其他地方呢？”

“我没事，”他烦躁地说。我觉得很生气，也许今天早上只能到这儿了。

但我仍有些不甘心。

“如果这么正常，比尔。那为什么你又提出警察对你滥用

暴力呢？而且当我们向你提出认罪即获释放的条件时，你又不认罪呢？”

“是艾琳的主意，她是我的女朋友。”过了很久，他穿着蓝色伞布囚服的身体移动了一下说。

“她…呃…想让我们提出同样的控诉…一起…一样的。”

“但是你不认罪毫无用处。这次麻烦是艾琳惹起来的。而且她还有前科。”

她的前科是因为短期卖淫，但我没必要把话说得太清楚。

“她希望我们步调一致。”

“嗯，但你们不能，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你所处的情形跟她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各自律师的原因。艾琳比你更麻烦，她当时身上还带有武器。”

“只不过是支电击枪。”

“对执行公务的警官胸部用电，你认为不算什么吗？”

他用舌头在浮肿的嘴唇上舔了一下说：“艾琳的脾气很暴躁。如果我不这样做，她会暴跳如雷的。”

“那么怎么办？你们到底谁说了算？”

比尔搭拉着脑袋吐出了一口浓浓的烟雾，浓烈的烟雾和廉价清洁剂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使审讯室的空气更加难受。审讯室气窗上的方格纱窗布满了灰尘，肮脏的桌子上倒着一只旧的斯迪莱风牌塑料杯。在费城的每个区我都见到过这种杯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到哪儿这该死的杯子就跟到哪儿。

“接受条件吧，比尔。如果你承认有罪，就能马上走人；如果你硬不认罪，那就得进监狱。这是我们审判罪犯的制度中最可笑的地方。”

但他仍然不愿正视我。

“好吧。让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给我讲点当时的情况吧。你被抓时正在为争取动物权利而游行，你认为弗茨曼·邓恩公司不应该在猴子身上作疫苗试验，是这样吗？”